

## 第一百零七章 身在蘇州心在天下的一個好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史闡立從竹園館裏走了出來，噓了一聲，抹去了額頭上的汗珠，他身後這座樓正在裝修，隻是距離開業還有一段時間，抱月樓擴至江南的事業進程開頭倒算是順利，隻是這兩天在蘇州城裏買姑娘的事情出現了一些小問題，從同行的樓子裏挖姑娘，雖然仗著三皇子的威勢，順利無比，怎奈何卻沒有請到幾位紅倌人。

每每思及此事，史闡立便有些頭痛，江南女子多娟秀，是出了名的，怎麼卻找不到一些像樣些的姑娘？難道都是被人藏起來了？本來還有其它的途徑，他也曾經去牙行裏看過，隻是牙婆們熱心介紹的姑娘都是從江北逃難來的可憐女伢子，雖說是父母在賣，但身條都沒有抽出來，史闡立總有些下不了手，也害怕範閑生氣。

說到那位門師，史闡立的腦袋就更大，真不知道那位小爺心裏在想些什麼事情，前天從內庫回來後，便一頭紮進了鹽商讓出來的華園裏，整日介的閉門不出，連馬上要到來的內庫開門招標一事也似乎沒有做什麼準備。

史闡立今天穿著一件棉袍，雖然如今是商人的身份，卻依然脫不了十幾年寒窗苦讀所養出來的讀書人作派，他的手撫在馬車光滑的廂壁上，卻沒有上車。

車旁的侍衛好奇地看著他。

車旁無數行人走過，就在這車水馬龍的蘇州城大街上，史闡立忽然走神了起來，他望著那些麵色安樂的江南百姓們。微微皺眉，回想起這一年來地過往，對於自己的選擇忽然多出了幾絲惶恐之感。

楊萬裏在杭州那番談話之後，雖然這些人依然以範閑為首，堅定地往著那個不可知的將來邁去。但是史闡立與那三位同窗不同，他已經淡了仕途的念頭，開始為範閑打理一些隱秘的事情。也知道了一些隱秘的消息，所以越發覺得範閑這人有些難以捉摸自己這些人是想濟天下，養萬民的，可是門師大人究竟是怎麼想的呢？

他心裏明白，抱月樓的擴展一方麵是為了方便範閑在監察院之外，有第二個探知天下消息的途徑，但更重要的目的，卻是為了方便範閑日後洗錢，門師的所作所為或許是為了了一個良好的目的，但是在達到這個目的的過程中間。或許卻要犧牲許多，比如無辜者地性命，比如讀書人一直稟承的正道，比如似乎每個人都應該有的...良知？

到了今天，史闡立當然知道，範閑已然是一位權臣，而不是自己期望中的明臣，但他更明白，如果要做一位能夠青史留名的明臣，攫取權力。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在這個過程中，明字就會顯得太愚蠢了。

這是一個哲學上的兩難命題，史闡立陷入其中。卻找不到任何答案，隻好沉默地上了馬車，將賭注壓在了自己對門師的信任上。

馬車是開往太平錢莊的，最近史闡立一直在那處調銀子四處使用，那足足五萬兩銀子的份額，實在讓他有些惶恐，小範大人地銀子，未免也太多了些。隻希望他將來拿夠了足夠的權力與金錢資源之後，還能記得當初所想的事情，為這個天下做些什麼。

“我很清楚我自己在做什麼。”範閑滿臉平靜看著麵前的楊萬裏，從內庫回到蘇州之後，他將楊萬裏傳了過來。雖然按理講，楊萬裏不能擅離職守。範閑屬於亂命，但是有個欽差大人地身份，想必富春縣的官員，包括上州的大人們，都不敢對楊萬裏多加指責。

楊萬裏歎息說道：“老師，學生隻是擔心，這官場險惡，而且極能誘人以奢華權欲...”話雖然沒有說完，但意思已經很明顯了。

在範門四子當中，範閑最喜歡的其實就是楊萬裏，因為這小子說話夠直接，而且一直牢記童年寒苦，剛正不阿不論，清廉自持也屬異類。範閑雖然不是個清官，但這並不妨礙他對清官的欣賞，而史闡立雖然心中自有清明，但卻隻肯將事情悶在心裏。至於另外兩人，成佳林過於中庸求穩，唯有侯季常，這位當年京都與賀宗緯齊名的才子，心思厲刻，實在是做事的好人選，隻可惜目前遠在他州，範閑一時半會兒也用不上。

他揮手止住楊萬裏有些過了頭的擔憂，笑著說道：“我之心性堅定，又豈用你來擔心？不要總怕我滑向邪惡地深淵，習慣了黑暗，便看不到光明。”

楊萬裏微怔，複又想到自己的門師是何等人物，怎會那般不濟，自己的擔憂或許真是過頭了。

“金錢，隻是工具。”範閑說道：“但凡貪欲之輩，總是需要用金錢來換取某種生理或是心理上的快感，而對於一個足夠有錢的人來說，貪錢...如果不是為了數銀子，那麼一定是為了某種目的地。”

楊萬裏搖頭說道：“欲壑難填，世上太多這等事情。”雖然範閑經常蹦出些有些奇怪的詞語，但楊萬裏已經習慣了，反正聽得懂大概地意思。

“我又不是太監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對於銀子這種東西，沒有什麼特別的愛好。”

楊萬裏苦笑，心想您若不愛銀子，那何必用史闡立的名義經營青樓？尤其是此次針對明家與內庫的行動，很明顯是要截銀子下來，而到時候交回朝廷手裏的，又有多少呢？

範閑根本不理會學生的腹誹，很直接說道：“這次喊你過來，是有些事情要向你交代一下。”

楊萬裏雖然對於範閑的某些行事手法極不認同，心裏有些抵觸情緒，但對於範閑交待下來的事情。隻是不違律亂法，執行起來是極為用心用力。

“請大人吩咐。”他看著範閑一臉正色，以為是政務上地事情，所以改了稱呼，極為嚴肅地應道。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斟酌著說道：“馬上京中會來任命，將你調到工部。我事先通知你一聲，免得你有些摸不著頭腦。”

楊萬裏聽著這話一驚，還真有些摸不著頭腦了，自己在富春縣上做的好好的，依慣例明年就能入州，仕途看好不說，而且這也是正途。他雖然是個忠懇之輩，卻不是不明白官場之中的糾葛，當然清楚當初春闈後，為什麼門師會讓自已等三人下入到各州郡。而不是想辦法留在京都的各部司之中。

因為範家在京都的勢力已經足夠雄厚，所以需要在外郡有些助力，這就是楊萬裏會被發到富春縣的緣由。

所以此時聽著自己要被調入工部，楊萬裏便有些不明所以，以自己地品秩，在京外還可以幫門師做些事情，回京之後，官卑位低，連話都說不上...門師大人這個安排不知道有何深意。

看出了他的疑惑，範閑輕聲解釋道：“從地方入工部。依慣例會上調半級，你不要以為這又是我做的手腳。至於為什麼讓你進工部，你也不用多加猜疑。”

楊萬裏疑惑地點點頭。

“工部下有四司。”範閑盯著他的眼睛說道：“慶曆元年新政時，水部司被改作了都水清吏司...這次。你要進的就是都水清吏司。”

楊萬裏微微張嘴，以為自己能猜到門師準備做什麼事情，一張嫩臉漲的通紅，說道：“大人，雖說河工修葺耗銀無數，但是這個銀子...可是動不得的。”

範閑一愣，旋即笑罵道：“你生的什麼豬腦子？杭州城裏那通罵，還沒有罵醒你？”

楊萬裏這才回過神來。想到門師就算要貪銀子，放著屁股下麵的江南明家與內庫不管，怎麼會將手伸到河工之上，自己肯定是想差了，極為羞愧地連聲歎息。

範閑沒好氣地瞪了他兩眼。歎息著說道：“你這個莽撞性子，也得改改。在我麵前倒好說，入工部之後，對著那些奸滑無比的官員，還是這樣，我怎麼放心讓你去？”

楊萬裏一咬牙說道：“聽老師地話，學生日後一定沉穩些，請老師交代。”

範閑微一沉默，緩緩抬起頭來，盯著楊萬裏的雙眼，一直盯到他的心裏有些發毛了，才平靜說道：“都水清吏司...負責審核發放朝廷拔往沿江治河所需的銀兩，數目十分巨大，尤其是去年大江決堤，死傷無數，今年朝廷隻要國庫狀況稍微一好轉，陛下一定會拔足實銀。而我，讓你去做都水清吏司，就是要你...看著這筆銀子。”

楊萬裏愣在了椅子上，半天沒有回過神來...河工？大堤？洪水？洪水一般的銀子？世人皆知，河運一項乃是國計民生中最耗錢的事務，尤其是慶國這十幾年來，年年修河，年年決堤，銀子像洪水似地往裏麵灌著，卻沒有聽到半個響聲。

一方麵是天老爺不給麵子，另一麵自然就是\*\*了，從京都的工部，再從河運總督府往下的各級官員，都不知道從

這筆數量龐大的銀子裏撈了多少好處，貪腐之禍，甚於洪水。

陛下當然也心知此事，四年前大河決堤，監察院詳加調查之後，當朝誅殺了那一任的河運總督，據說那位河運總督家中積產累國，而且背後地靠山是太後。隻是慶國皇帝如此厲殺，依然止不住河工這路的貪腐風氣，而河運總督的位置也已經空了四年，沒有人接任。

加上最近幾年內庫的收益一年不如一年，兩線征戰，國庫空虛，大河兩岸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，這才造成了去年大江決堤所帶來的可怕後果。

連皇帝陛下都沒有辦法完全解決的事情...讓自己去？

這個事實由不得楊萬裏不傻，他有自知之明，自己治一郡一州的能耐或許是有的。但要治河，涉及天下萬民生死，可不敢講這個大話。

於是他惶恐拜於範閑身前，連聲請辭。

範閑看著他，搖搖頭說道：“慌什麼呢？隻是讓你去看銀子，又不是讓你上河填土。”

“為保大江之安，萬裏便是上河填土又有何懼？”楊萬裏苦笑應道：“隻是老師既然想著河工。便知道此事幹係甚大，稍有差錯，便是水淹萬民地悲慘事情，學生實在不敢應下。”

範閑冷笑說道：“不是想做一位青史留名的清官嗎？我這便是讓你去看大慶朝最黑的貪官窩子，你卻不敢去？”

楊萬裏面色一紅，緩緩低下頭去。

範閑也不再說話，隻是冷漠看著他。

良久之後，楊萬裏終於勇敢地抬起頭來，咬牙說道：“便依大人。”他心裏想著，就算到時候被陰死在河運衙門。也總能出些力，正如門師所言，既然要為天下謀利，又何用惜身？

範閑眼中閃過一抹欣賞之色，和聲說道：“舍得一身剮，敢把...咳咳，總督拉下馬。”

楊萬裏一愣，心想這句話有些古怪。

範閑掩飾著笑道：“更何況如今河運總督地位置一直空著的，有我範家與監察院看著你，河運衙門雖然深如龍潭。但那些貪官們如果想用陰私手段對付你...也得看我，答不答應。”

楊萬裏一想，對啊，自己有門師這麼個大靠山。還怕那些人做甚？他倒也是心緒轉變的快，麵上馬上浮現出了躍躍欲試的神情，似乎這時候就準備衝回京都報道，然後趕緊趕往大江之畔，去盯著朝廷地銀子是不是花到了實處。

範閑看著他這神色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旋即正色說道：“但有一句話，你得記清楚了。”

“請老師吩咐。”

“你...隻能管銀子。不能管河工。”範閑十分嚴肅地看著他。

楊萬裏微愣，心想修河之事利國利民，為什麼自己不能做？

範閑盯著他地眼睛，極為認真說道：“修河，自然有專業的工部司員們去做。你隻要保證銀子用到了正途上，河工萬萬不能管...這世上。最害怕地就是外行管內行，你以為修河就是將堤岸填高這般簡單？”

楊萬裏臉上露出理所當然的神色。

範閑心裏歎息一聲，叮囑道：“我讓你去看工部，隻是用你之清明誠懇，眼裏容不得沙子，卻不是倚重你連半吊子都沒有的治河本事。”

他看著楊萬裏雖然應下，但依然似乎沒怎麼聽進去，便寒聲冷笑說道：“莫要以為我這話是在說笑...楊萬裏，你給我聽清楚了！”

楊萬裏下意識裏站身了身子。

範閑盯著他一字一句說道：“如果讓我知道，你敢對河工修葺的具體事務指手劃腳，敢仗著我的名聲亂出主意...我

馬上派人來將你斬成三十六段。”

楊萬裏被範閑寒冷的眼光一逼，身子一顫，知道門師是極為認真地在交待，趕緊端正態度，誠懇應下。

二人又交待了一番赴任後的具體細節，以及在河運總督衙門裏可以信任地事情，這時候範閑才真正地相信楊萬裏並不是自己以往印象中那般愚魯，對於自己交待下去的事情，應該能比較圓滑地解決，便開始說出今日談話的重點。

“我讓你都水清吏司，其實並不指望你能消除掉河工一路陳年已久的貪腐蔽風。”範閑若有所思說道：“監察院在那邊也有不少釘子，但是官員數目太多，與朝中的瓜葛太深，牽一發而動全身，總是不好處理。”

楊萬裏雖然有些訝異，但這個時候也終於學聰明了，沒有發問，而是靜靜聽著。

“所以說，朝廷拔到大江的銀子...到最後，總是會不夠的。”範閑嘲諷說道：“不管你信不信，但總之到最後都是會形成這種局麵，就算陛下拔下兩百萬兩銀子，工部依然會喊不夠。”

“本來如果徐徐圖之，也不是完全不能扭轉這種局麵。”

範閑眯眼說道：“隻是時間上有些來不及...去年大江決堤，衝毀了不少堤壩。讓長年失修的兩岸堤防與水利設施愈發的不堪，而去年冬季水枯之時，正是修河地大好時機，偏生那時候國庫裏卻沒什麼銀子...那今年怎麼辦？”

“今年如果不發大水，那是咱們大慶朝地運氣好。”他冷笑說道：“萬一再發大水，那可就抵不住了，而河工一事。還要倚仗那些官員，所以並不適合監察院有什麼太大的動作。”

楊萬裏這時候才隱隱察覺到門師大人身在蘇州，心卻在天下黎民之上，心頭微暖，試探著說道：“國庫調銀不夠，而且已經到了春天，就算能挺過春汛，可後麵還是需要銀子。”

“這就是我讓你到工部的真正目的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我會籌措一筆很大地銀子，其中大部分會經由戶部入國庫，再調往河運衙門。但是先前說了，沿途苛扣，不知還會剩下多少，最關鍵的是，我怕時間上來不及，所以另外地那部分銀子，我會直接調往河運衙門，由你接手。”

楊萬裏大驚失色，範閑口中所稱的很大一筆銀子，那數量肯定極為恐怖。想來一定是從內庫中索得，隻是這筆銀子按理講應該歸入內庫，再依陛下旨意分撥至國庫，像範閑所說的直接調銀...這往小了說也是私動國帑。往大了說，和謀反也沒什麼區別了。

“時間太緊。”範閑無可奈何說道：“往年的銀錢調動要耗上大半年，到那時節...娘的，大江早決堤了，官僚主義害死人啊。”

楊萬裏這個時候當然清楚，範閑這麼冒險和沒有收益的搏命做法，肯定不是為了自己地利益，而是確實想讓修河一事趕緊走上正途。心中雖然感動，但更多的還是對門師的擔心，焦急勸說道：“大人，此事定要慎重，萬一被人知曉...那可如何是好？”

範閑笑了笑。說道：“怕什麼？難道陛下還舍得將我殺了？”

楊萬裏一想，倒確實是這麼回事兒。雖說這筆銀兩的來源無法交待，但隻要是用在河工上，又不是用在私蓄死士上，皇帝陛下怎會與自己地兒子過不去？

“那筆銀子地來源？”他小心翼翼地問道，其實也清楚這銀子的來路肯定是見不得光，隻是不問清楚，總是有些不自在。

“坑蒙拐騙偷，我是個喜歡吃大戶地人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馬上內庫開始招標，銀子你不用擔心，關鍵是把這筆銀子要運作好，監察院四處會幫你處理具體的事務，工部裏麵也有人會替你遮掩，你不用過於擔心。”

楊萬裏一聽這話就明白了，這麼大筆數量要用非常規渠道灌注到河工一事之中，當然必須是朝廷高層睜一隻眼閉一隻睜，說不定事後的總謀劃，便是門師的父親大人，那位一直顯得有些沉默的戶部尚書。

“我的銀子會越來越多。”範閑歎息說道：“會一年比一年更多，所以現在我愁的不是怎麼掙銀子，而是怎麼花銀子，怎麼才能花地愉快。”

這話有些囂張，隻是明家的銀子還沒有騙到手，他卻就已經開始提前想著怎麼花銀子了，這事兒不免有些荒唐。

“河運總督空缺四年。”範閑對著自己最擰的門生微笑說道：“希望在不久的將來，你就是我大慶朝地河運總督，而

且是有史以來...第一個，不貪的河運總督。”

楊萬裏昂然而立，胸中紅日初生，豪情萬丈。

...

之所以要調蘇州的銀子入河工，為了就是抓緊時間，搶在秋汛之前，對千瘡百孔的河堤進行最低限度的修補，楊萬裏自然不肯再呆，匆忙告辭而去，他要回富春縣交待，又要入京報道，又要折回河運衙門，這萬裏，果然是要萬裏奔波，辛苦去了。

範閑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，等著馬上要到的那個人。

沒有等多久，海棠推門走了進來，像看神仙一樣看著範閑，半晌之後才輕聲說道：“問題是，你哪裏來的這麼多銀子？”

“明天內庫就開標了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

夏棲飛如果不是蠢貨。一定能將價錢抬到一個合適的程度，四成的定銀不是小數目，明家既然如此老實地雙手奉上銀子壓在轉運司裏，我總得把它花出去，才對得起明家。”

海棠搖頭說道：“京中已經來了監察御史，江南總督府也會派員旁聽，這筆銀子。你根本動不了多少。”

她接著說道：“就算夏棲飛那邊能夠接下崔家的線路，可是要等貨物變成現銀，至少還需要七個月。”

範閑笑著望著這位姑娘家，說道：“反正是往北邊運貨，反正你們皇帝要出銀子，而且我這轉運司衙門裏壓著足夠的銀子，事定之後，我從太平錢莊裏調些銀子先用著，想來你們不會有太多意見。”

海棠微微一怔，旋即苦笑道：“這倒也不錯。隻不過七個月的時間，你總是能還得起...隻是陛下並不知道你的安排，而且...用我大齊內廷辛苦攢了這麼多年地銀子...來給你們南慶修河道...這怎麼也說不過去吧？”

這事兒何止說不過去，如果北齊那位聰慧於內的小皇帝知道範閑如此玩法，隻怕要氣地吐血。

範閑一攤雙手，望著海棠悲天憫人說道：“朵朵，你曾經說過，天下子民畢是上天的恩寵，咱們要一視同人，如果大江決堤。淹死的是我南慶人，難道就不是人？你忍心看著這一幕發生？北齊內廷的銀子，明家的銀子，朝廷的銀子...還不都是天下人的銀子？我隻不過冒著極大的風險。用在天下人的身上，何錯之有？”

海棠微微一笑，點頭說道：“天下人的銀子用在天下人地身上，當然不錯，隻是日後若我大齊境內出現什麼災荒年景時，還盼範大人不吝支援才是。”

範閑想也未想，含笑說道：“這是自然。”

海棠似乎沒想到他答的如此之快，不由愣在了當地。不知道對方是真這麼想的，還是在隨口打哈哈，畢竟這世上真的沒有國族概念的人...實在是太少了。

...

海棠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先不論銀子的事情，不過你今天倒真是讓我有些吃驚。貪銀子的官員權臣見得多了。但真沒有想到，你貪銀子居然會用在這些事情上。”

範閑緩緩抬頭。似笑非笑說道：“很難理解？其實很好理解...正如我先前與萬裏說的，銀子隻是工具，隻是用來謀取生理與心理快感的手段，掙銀子難，花銀子更難，怎樣才能花的舒爽？有人喜歡買馬，有人喜歡買美姬，有人喜歡買莊園當地主，有人喜歡買官位。”

“而這些，對於我來說，都是太簡單地事情。”範閑繼續說道：“我既然要花銀子買樂，就得花一筆最大的銀子，買一個世上最大的樂子。”

“獨樂樂，眾樂樂，孰樂？...”範閑開始用孟老夫子教育海棠。

海棠微笑著坐了下來，說道：“原來歸根結底，你還是隻想讓自己過的更快活些，就像以前你在信中提過地那樣，你希望這個世界能更美一些，你生活在裏麵，也會更自在一些。”

“不錯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就算錦衣玉食，權富集於一身，一朝國破人亡，如何享受？就算高歌輕台，有美相伴，

雲遊天下而不攜半絲雲彩，可身遭盡是餓殍腐屍，黑鴉啄食，如何能夠快意？養狗咬人而哈哈大笑，這是很沒有品質的紈袴生活，我卻是樂不出來的。”

他最後下了結論：“一人好，萬人不好，這樣不好...大家好，才是真的好。”

...

海棠盯著他的眼睛，忽然有些無助地搖了搖頭：“真不知你哪句話是真，哪句話是假，你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”

範閑想了想後，很誠懇地說道：“為什麼一直沒有人相信，其實...我是一個好人。”

海棠低頭，隱去自己如湖水般清澈的眼眸，輕聲說道：“好人...明天內庫開門招標，你打算繼續做一個好人？”

範閑的臉色平靜了下來，說道：“在某些時候，我不僅不是一個好人，更是一個惡人，一個屠夫，不過，這兩者並不衝突。”

海棠沒有繼續這個話題，似乎是很隨意地問道：“這兩天晨間，你又開始恢復了修煉，真氣地狀況好了些沒有？”

其實從杭州城西湖邊開始，範閑每日晨昏之際的例行冥想便開始恢復了，隻是不知道為什麼，他下意識裏躲著海棠，似乎有些事情隱瞞著對方。

此時海棠當麵問了出來，範閑也沒有應下去，隻是含笑搖了搖頭。

海棠淺淺一笑，又問道：“你先前說的花銀子之論，確實新鮮，不過天下多有不平事，寒苦待濟之民甚多，為什麼你第一項就選了河工？”

“各地善堂，會逐漸開起來。江北一帶的流民，朝廷會想辦法安置，我與陛下曾經商議過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內庫的銀子，至少有一部分我必須攥在自己手裏，然後用來做一些合適的事情。”

“這是某位前輩的遺願？”海棠好奇問道。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

“你還沒有回答我，為什麼第一項就選了河工。”

範閑依然沒有回答，隻是腦海裏平空出現了一幅圖畫，那畫上清麗的黃衫女子，正站在河畔的山石之上，滿臉憂患地看著河道中凶猛的洪水巨龍，看著對岸河堤上辛苦著的民夫們。

“先休息吧。”他輕聲說道：“明天內庫開門，還有一場仗要打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